

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。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地面。此去離那縣還遠。當日晌午時分。走得肚中飢渴。望見前面有一箇酒店。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。上頭寫着五箇字道：「三碗不過岡。」武松入到裡面。坐下把梢棒倚了。叫道：「主人家。快把酒來喫。」只見店主人把三碗一雙筋一碟熟菜。放在武松面前。滿滿篩一碗酒來。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。叫道：「這酒好生有氣力。」主人家有肚飽的買些喫。武松道：「只有熟牛肉。」武松道：「好的。」切二三斤來吃。酒店家去裡面切出二斤熟牛肉。做一大盤子。將來放在武松面前。隨即再篩一碗酒。武松吃了道：「好酒。」又篩下一碗。恰好吃了三碗酒。再也不來篩。武松敲着卓子。叫道：「主人家。」

怎的不來篩酒。酒店家道：「客官要肉便添來。」武松道：「我也要酒也。」再切些肉來。酒店家道：「肉便切來。」添與客官吃。酒却不添了。武松道：「却又作怪。」便問主人家道：「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。」酒店家道：「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：『三碗不過岡。』」武松道：「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。」酒店家道：「俺家的酒雖是村酒。却比老酒的滋味。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吃了三碗的。便醉了。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。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。若是過往客人到此。只喫三碗。更不再問。」武松笑道：「原來恁地。」我却吃了三碗。如何不醉。」酒店家道：「我這酒。叫做透瓶香。又喚做出門倒。初入口時。醇釀好吃。少刻時便倒。」武松道：「休要胡說。沒地不還你錢。再篩三碗來。我吃酒。」